

# 糟老頭的洋智慧

□陶萌萌

老頭走了。具體什麼時候走的，我不知道。認識他，是在一九九五年，我廣州的一位舊同事盧邁出國經過香港，她帶我到老頭家，對我說：這是我的世伯，你有空多來看看他。

我問：您貴姓？  
他答：糟老頭。  
他的一生很坎坷。說起過往，他會怒目圓睜：哼，我在大陸坐了十年牢，說我說話反動！全是實話！反他媽什麼動！說我是日本特務，胡扯他媽淡！

聽老頭爆粗，我很意外，你看他溫文爾雅道貌岸然器宇軒昂的，細看也的確老得目光渙散眼珠泛白了，這副行頭居然還能鏗鏘有勁排山倒海地罵娘，於是我忍不住笑。

我的公司就在銅鑼灣，離老頭百德新街的家不遠，於是午飯時間，有空就去看他。他悶的時候也會到我們公司逛逛，放放厥詞，聽他嗚哩哇啦地說話，夾帶着日本詞上海調，再加上地道的英文，還常常爆出幾句國罵，不管他說話多麼不得體，同事們只是笑，我也不會覺得這個朋友讓我失禮……久而久之，他就成了我們大家的朋友。

有一天我剛上班沒多久，老頭打電話來說，快來差館，給我做個證明，證明我是良民一名！原來他被警察帶到差館去了，原因是「襲警」。那天他駕着一輛灰黑色殘舊的Subaru往律敦治醫院看病，因為血壓高頭昏眼花，車子行進時左右搖晃不斷踩線，可能有人見到了以為是酒駕，於是報警。警車馬上就跟上了，在距離Subaru很近的地方，警車閃燈鳴號並且伸出手勢以示截停，但老頭居然毫無反應繼續搖晃着前行，警車終於靠近明顯犯事的Subaru，就在兩車並行的當兒，Subaru似乎愛上了警車，居然搖晃着向警車貼去，瞬間，擦碰發生了，兩車一齊發出吱吱嘎嘎刺耳的擦碰聲，Subaru軟軟的車身抵不住厚硬的警車擦碰而出現了深深長長的刮痕……想不到的是，這時候的Subaru居然依然緊緊貼着警車，悠然前行，沒有任何剎車舉措。

當一級戒備的差人氣呼呼跳下警車將Subaru包圍起來的時候，老頭還笑容可掬地搖下玻璃：Hi，阿Sir早晨！有何貴幹？

老頭一直很喜歡香港的差人，記得他說有一次他在地鐵站外的馬路泊車，被差人登記罰款，他嬉皮笑臉地說：我沒犯規呀，我停在私家車接人的範圍裡呀！

差人說：你的車頭多出了半個車位。  
老頭下車看看：哦，就多了一點點嘛。  
差人說：駕駛證！  
老頭說：老了，眼睛不好，阿Sir開恩。  
差人說：駕駛證！  
老頭把臉湊到差人面前說：阿Sir吶，你不是被女友甩了心情不靚啊？  
差人氣得大吼：駕駛證！  
過後，老頭跟我說，哈哈我真是人太貧，嘴

大賤，結果是錢也罰了，我也沒撈着便宜，不過把人家氣壞了，我心裡還挺對不住的。

……  
這回，老頭運氣不好，可能真的被帶到差館了。我不敢偷笑，我得趕緊去看看。放下工作，下樓，就在我剛剛走出電梯的時候，老頭電話來了，說，萌萌你不用來啦，差人知道我身體不好是去醫院看病的路上發生的事情，現在派了司機正送我往律敦治呢，哈哈我成大老闆啦，警察兄弟護駕呢，嗨嗨嗨……

我嘆氣，笑着回到電梯裡。  
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來看老頭，朋友帶來一位同行的女士。他們走了，老頭問我，你跟那位女士熟嗎？我說我不認識她，老頭說你要通知她做一次婦科檢查。我問怎麼了？他說，我從她身上聞到一股氣味，憑我的經驗，她患了子宮頸癌。

我驚訝得不得了，但是我並不相信，他敢妄斷，我可不敢丟人，於是我沒有把這麼不靠譜的話跟朋友說。我相信這種事，只有被鬼信，被人笑。

幾年裡面，每次碰到那位朋友我都沒有說，直到有一次他無意提起那幾年來香港的女士已經去世，我才想起這件事，問了，才知道是宮頸癌！我心裡暗暗叫：天啊！天啊！老頭，我的天！我的同事阿玲是我知青時代的老朋友，我請她來公司做辦公室助理，有時也請她幫我到老頭家做點家務。她很熱心也很勤快，但是每次回來都跟我抱怨說老頭這也不要讓動，那也不要讓動，家裡亂糟糟的像個垃圾場……我笑起來！

一天阿玲打電話到老頭家例行問候，聽電話的竟然又是差人！

對方面：請問你是這家人的朋友嗎？  
阿玲說是呀，老人怎麼啦？  
差人說：你趕緊過來，他們家被賊人爆竊了。阿玲放下電話就跟我說了，但我正忙得走不開，說你別去，我忙完馬上就過去。  
阿玲到了老頭家一看就笑了，對差人說：哪裡是什麼爆竊呀！他們家就是這麼亂！他出門不鎖門？  
對！  
桌子櫃子的抽屜都是打開的？  
對！  
裡面的東西都是這麼亂的？  
對！  
……

正說着，老頭回來了，說：登門造訪嗎？關心獨居長者啊？有失遠迎哦！  
阿玲使勁給老頭使眼色，老頭越發得意忘形起來：喝點什麼？汽水沒有，咖啡……

差人說，先生您點點財物，看看有沒有損失？  
老頭連連擺手：不用啦，浪費警力，我也不要請你們共進午餐？  
差人趕緊登記身份證號碼，然後慌忙撤退

……  
阿玲回來跟我描述一番，把我笑死了！  
後來，老頭見了阿玲的老公黃先生，鄭重警告阿玲，你老公是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典型的X綜合徵，你要小心！

老頭偷偷告訴我，黃先生活不過五年！那是一九九八年年底。不久，金融風暴打垮了我們公司的業務，為了縮減經營成本，一年換一次更小的寫字樓，於事無補，只好裁員，阿玲也隨之離開了公司……二〇〇三年年底，我打電話問候阿玲，她告訴我，黃先生已經去世半年了，還說，他走的時候，「非典」肆虐，便沒有通知朋友們……

糟老頭哦糟老頭，你怎麼這麼神？你讓我服得有點害怕了呢！

想起我的朋友盧邁說過，老頭很有學養也有來頭，懂很多種外國語，而且經商、行醫、外交、寫文章樣樣精通，最讓人吃驚的是，在插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國際談判桌上，他代表國家與對方談判簽約……這樣的故事，卻讓我很難跟眼前這糟糟的老頭聯繫起來。

一次老頭病了，告訴我住在律敦治醫院。我去看他，還選了他愛吃的鵝頸橋那間燒臘店的燒肉和白切雞，老頭高興得不行，大喊好吃。他邊吃邊興致勃勃跟我說，你知道嗎，今天早上我可長臉呢！

早上，一位來自印度的醫學教授帶領十多位年輕的香港醫生來查房，他們圍在老頭的病床前畢恭畢敬地聆聽教授分析講解老頭病例的典型之處。

老頭用被子蒙着半張臉，乖乖躺着，心不在焉地聽着教授用英文講解自己的病情，並且引申開去講解有關病變對人體內臟功能的損害……

突然，他聽到教授反覆地說着幾句話，並且努力試圖用相關的詞語解釋……老頭睜開眼睛，看到了香港那些「孩子們」不解的表情，教授越講學生們越是迷惑，又不敢表示不明白，就任外國教授和中國學生無法溝通的窘迫時刻，老頭發出悶聲悶氣的聲音：他說的其實是腎上腺素。

學生們立刻明白了，紛紛敬佩地點頭，他們用英文明確表達了自己明白了。印度教授驚訝地看看病床上的糟老頭兒，奇怪地盯緊了看，老頭兒趕緊閉上眼睛。

……  
老頭好了，出院了。我沒空的時候，常常會打電話問候他：老頭兒，幹嘛呢？

呆着呢。  
呆着幹嘛呢？總不能呆着發愣吧？  
嗑瓜子兒呢，南瓜子兒。

……  
幹嘛呢？  
呆着呢。這回沒嗑瓜子兒，是真呆着呢。

哦——  
呆着呢。

呆着呢。  
呆着呢。  
……

那一年，因為經濟問題，兒子把百德新街只有一房一廳的房子賣了，老頭被安頓到大陸居住了。我還去廣州那個更小的住處看望過他一次，兒子怕他寂寞，弄了隻漂亮的狗陪他。那次我發現他老多了。

我常常想，他雖然老了，但心裡的智慧和幽默依然閃光，它可以照亮很多人，可以照亮社會。可是，他只能呆着，對着牆壁，對着窗外一點點景色，呆着……

終於，他呆不下去了，他走了。

知道他走了的消息，是他走了半年以後的事了。我不知道向誰去說「節哀順變」，我不知道向誰去表達哀思，我不知道我能跟誰分享對他的懷念，我靜靜地想着他生前的往事——這麼幽默智慧有學養有閱歷的人，身邊竟沒人認識他，那位曾經關心過他的我的辦公室助理阿玲，退休後成了十足的師奶，想了好久，她竟說，哪有那麼個老頭？

我不想說老頭一生可惜可悲，也不想說他可敬可親，我應該說，老頭，今生我必須記着你。

——那次，我不記得怎麼對你提到我的外子。你突然鄭重地說，唉，女人的悲劇就是不能及時讓丈夫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地位！明天，我要親自打電話給你家小處，讓他知道你多重視他！

——那次，我向你抱怨，說自己為兒子做了那麼多事，花了那麼多心血，可是兒子把自己當空氣……你說，放開吧，多關心自己，只有離開兒子，他才能成長。

——那次，不記得我說錯什麼了，我於是很由衷地表示我想錯了，做錯了，說錯了，最後我還加上一句，我太書獃子氣了。

老頭兒你聽了，狠狠地說：你說你書獃子？你倒想啊？你讀了幾本書啊？還書獃子！我重重地知錯了，從此一直我牢記，這輩子，我可能是呆子，卻不可高攀自詡書獃子。……

老頭，我記着你曾經罵我笑我誇我讚我，記着你嬉笑怒罵的聲浪，那浪，推我自知，好學，謙卑，嚴謹，還有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氣。為了這些，你重重地提醒我，狠狠地批駁我，只有你，世界上只有你會對我這樣咬牙切齒！

你在的時候，我對你不知不覺，我對我可有可無；你走了，我赫然發覺，我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朋友，忘年交，亦師亦友，亦恨亦愛……

哦，糟老頭。

陶萌萌，香港自由撰稿人

# 還願到烏杭

□陳德錦

我身在水鄉，彷彿遺世獨立，景區外的樓房越蓋越高，一個現代的烏鎮包圍着一個過去的烏鎮，兩者之間失去了連貫性和張力。

坐高鐵到了桐鄉，貪便，轉乘的士往烏鎮。司機在路上跟我聊些香港樓價的話題，渾不覺一直在現代化的公路上前行，半小時已繞到子夜路，西柵大門在望。那種越走越荒僻越近鄉野的預期完全落空，面前是一個旅遊景點的入口，大批旅客正魚貫入場。

時近端陽，烏鎮「香市」早過，日頭猛烈。走入西柵，就像矛盾《春蠶》裡的老通寶，「像背着一盤火」。安度坊搭起了幾個木架子，掛着長長的藍底白花長布，迎着熱風在飄動，與青綠色的水道互相輝映。這一派古鎮風情，在昭明書院融會成一種文化的底蘊。昭明太子蕭統，曾跟隨老師沈約在這裡讀書，書院以此為標誌。這裡的確設有書室，訪客可隨意坐下展卷，書不太新，空調不足，女管理員坐在一角顯得沒精打采。我想起年輕時會拿着一部宋版《昭明文選》標點，花了一個夏天，終於用紅筆標點了四分之一。

東柵、西柵市河兩邊的樓房，大多為一兩層的水閣，有石級通向河面，以便船艇停靠。這些水閣民居，並不像現代房屋那樣緊相靠攏、整齊而無棱角。反之，樓房參差成列、或高或低，與略微曲折的水道協調，款擺成一種優雅的韻致。據說是一個豆腐店，因房子太小，想了一個辦法

，在河面打樁，樁上架屋，於是板窗開在河邊，樓板下是水。水屋之間，不時有所分隔，更有水弄水巷，或有石級通市河，或有石橋跨對岸。

樓房的樣式參差，主調仍是粉牆黛瓦。高處可見突出的馬頭牆，牆上水餃巖巖；低處則不乏欄杆和木樁，沿着河街迤邐。開向大街栗色的門面和長窗，點染着深淺不一的風霜痕跡。有名的店子均有牌匾、棟樑、櫃檯。我在「茅盾故居」對面見到了「林家鋪子」，卻是一間賣實浙江土產的小店，格局同電影版本的鋪子也頗有出入（電影其實在湖州德清西河口取景），也許這店面是當年茅盾構思時所根據的原型吧。走過「張恆泰剃頭店」，果真有一個胖胖的理髮師正為人剪髮，也不知張恆泰是否他的父輩。已在西柵矗立過百年的老郵局，磚牆一片古色斑斑，門前有一個舊式郵筒，歷史一樣悠久。我即時寫好一輯明信片，投進郵筒，寄給香港的朋友。在東柵那邊還有一間門鎖店，一個長着山羊鬚的老人在裡面打鐵，專造舊式窗門的鉸子、鎖鑰、門環。烏鎮的房屋，不少還是利用傳統而簡單的鎖具，工藝精美。

「林家鋪子」因抵受不住政治和經濟的雙重逼迫而倒閉，讀過矛盾的小說，不禁唏噓。為遊

客而活化的傳統行業，因為不受經濟規律影響，看去卻不免帶着距離感。我身在水鄉，彷彿遺世獨立，景區外的樓房越蓋越高，一個現代的烏鎮包圍着一個過去的烏鎮，兩者之間失去了連貫性和張力。

這失去的張力在杭州的幾天也出現，但沒有那麼強烈。旅館距西湖「柳岸聞鶯」不過二十分鐘腳程，我卻坐車先去了孤山，從「斷橋殘雪」、「平湖秋月」、西湖美術館、文瀾閣、西泠印社、吳昌碩紀念館、蘇小小墓一直走到蘇堤和「曲院風荷」。周密的《武林舊事》說過：「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畢竟仲夏時節，荷花還未吐蕊，然而湖邊亭台樓榭，倒是一片綠意。不覺想起張翥的長調《多麗》：「藕花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蜻蜓。」時節雖未到盛夏，景致卻已預表。

這一小時不到的湖邊路程，遊人處處，卻沒有忙碌的意味。在「曲院風荷」附近的一個林園，種滿了枝葉濃密的杉樹，舉頭不見天日。幾十個老人家三五成群坐在樹下品茶、聊天、下棋。是這裡風光獨好，還是杭州人善用光陰，我不曉得分辨。離開杭州當日，還在「御街」上逛，想一登吳山。路上一個上海人聽見，熱心指點我經過一條石巷，登上吳山，走過伍員廟、東嶽廟。山上原來有不少茶寮，同樣有大群坊眾在打麻將、喝龍井，一點也不「疲沓」。

南宋以杭州為京都，考古發現，今中山中路是當年的「御街」，可直通禁苑。踏足在當年趙家皇室天天行走的路上，卻感覺不到那氣派。「御街」上的鼓樓不是宋代建築，反而位在元寶街的胡雪巖故居，樓閣儼然，集一切江南園林之勝，富麗堂皇得使人誤以為是宮殿。至少，我在「御街」就沒有發現地下藏金庫之類的建築物。

為何要選「御街」投宿？恐怕不是近年這裡裝點出來的文化氣息。一個城市最漂亮的地方，例如湖邊的商業區，也許最缺少「靈魂」，而偏是最俗氣、最吵鬧、最不經修飾的社區才使人回憶。清河坊經過重新規劃，二十年代的西式建築保留下來，舊城的風味卻已大減。散文家俞平伯寓杭時說，由坊街到羊場頭（街名）是他最常流連的地方。一天清晨，我在這個範圍走了一遭，在後市街、高銀街、惠民街一帶悠轉。街道兩

邊的梧桐樹青蔥可人，但若說梧桐可把市廛的烏煙瘴氣抹得一乾二淨，它抹去的同時是那霉濕古舊的氣味。回旅羊肉店的囉味一點也傳不到街上，在路邊賣蔥包檮兒的那個平底鍋也不見煙火。時值楊梅盛產，挑擔的把紅彤彤的果子堆在簍子裡，在街邊叫一兩聲，或有路人買一兩斤品嚐。蜂擁搶購的情況，無論是茶葉或白酒，都不見出現。

黃昏後的清河坊，是一個全新改造的商業街。粉牆處處，鑲嵌了新的式商舖。這裡有打銀器的、吹玻璃的、刻圖章的、畫人像的、賣絲綢的、磨梳子的、炒茶葉的、做糕點的、煨叫化雞的、玩大宋沙包的……南宋臨安的繁盛，幾乎重現今世。

走過胡慶餘堂，有幾個坊眾在等着抓藥。大清早就來輪候，是習慣吧。藥店地方寬宏，側面有一個走道可通正廳，我略步入，見有一組石桌石凳，閒靜而超然，掩映於綠葉之間。這樣的庭園布局，才真正顯得今昔之間的距離。

離杭之前我到城北的拱宸橋去。這一帶已有新城的氣象，但兩岸保留下來的白牆黑瓦，多少也使人想起這裡曾是京杭大運河的前站。運沙船、運煤船仍絡繹於河上，同舊時漕運的全盛日子也許不可相比，但橋上百姓仍興味十足去看船。剛有一條長長的貨船轉舵時遇到麻煩，大家都看船長怎樣施展本領，把船身擺直，朝北航進。

起題我說「還願」，還什麼願呢？訪遊烏、杭，是二十年前的打算，因為要寫一篇很長的文字，論及中國的鄉土，而烏、杭是遊訪的一站。這樣去「行路」，是寫文章的準備；要訪尋的前人腳跡，以及他們的視景，正是文字和感受的本源。但當年沒有成行，只能在文字上追尋這種感性，雖然我知道總有些景物依稀似舊時。但水鄉已沒有烏篷船，西湖依舊嗎？我用手機拍下來的小湖亭就是三百年前張岱眼中的小島？走過那些橋和堤，我捕捉到黃鸝的波濤、林風眠的秋色？杭州是這樣一個地方：湖山雖在，歷史飛逝；路過的人想留寓，留寓的人不想離去，彷彿還有一點什麼還未感受得真切，要再看一眼，抓住一點什麼：「小樓一夜聽春雨」（陸游），「樸素、寧靜、柔婉」（鍾敬文），「夕陽光裡，街燈影傍的依戀」（俞平伯）……想起前人的描寫，終於還願來了。還願他日再來。

陳德錦，香港作家，學者，出版人



當果子下墜  
步崑南原韻  
果子下墜 兩極不移  
我們說着老掉牙的故事  
親愛的 美麗的 你在光在  
全裸胴體有詩樣的曲線  
這張雙人床窄是窄了一點點  
何如天上的飛鳥 何如  
地動山搖 大海內外  
有船即是有了岸  
我可青蛙王子慣於三級跳  
一級去地獄 一級上天堂  
爸爸媽媽異口同聲說：  
這是人間呀。說着說着  
你要說些什麼呢 前世！  
蔡炎培，香港著名詩人

貧窮線上  
（外二首）  
□蔡炎培  
一架木頭車一個老婦  
一車子紙皮過期雜誌舊報紙  
依稀是有作家的手卷  
佝僂地，拖曳着長長大馬路  
車來車往。一輛  
專線小巴慌忙急剎掣  
司機大佬破口大罵  
老婦人憤然不覺  
紅綠燈前  
我們的斑馬佬教人過馬路  
嘉里芳里茂  
灰狗準時開出  
穿州過省  
飛馳了六七個鐘頭  
嘉里芳里茂  
近了  
陽光熾熱 長灘沙白  
比基尼滑浪而來  
嗨，希拉里  
我們鐵定投你一票了  
我們沒有飛艇的遊戲  
校園設有飛艇的遊戲  
帶着新奇士橙  
重訪我們六角飛簷的古鎮  
O.K.?

# 文學

稿例

逢星期日出版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hk1902617@hotmail.com